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五

宰輔五

趙世延

子伯忽

賀勝

父仁傑

蕭拜住

附韓若愚

張珪

敬儼

王結

燕鐵木兒

子唐其勢附任速哥

伯顏

脫脫

父馬札兒台

太平

賈魯

趙世延字子敬本雍古氏居雲中北邊祖按竺邈幼孤鞠於外

父术要甲家後謫爲趙家因以爲姓從太祖征伐歷功爲征行

大元帥鎮蜀因家成都

詳功臣傳

父黑梓

又名國賓

襲父職兼文州吐番

萬戶府達魯花赤世延幼喜讀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院臺習

官政至元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

法中丞趙國輔桑哥黨也抑不上五人悉爲其所擠世延獨免

除南臺都事成宗時歷任安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

號稱會府前官壅滯者三千牘世延至不三月剖決殆盡武宗
初改四川廉訪使時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更番就戍者往來
多害人軍官或抑良爲奴世延皆除其弊又修都江堰民尤便
之俄遷西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爲邊患左丞劉深往討敗
績坐誅及是右丞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方惟事羈縻藉使
盡得其地何補於國兵宜止弗用章再上事卒罷仁宗延祐改
元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
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參知政事居中
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臺其禮
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鐵木迭兒所忌用皇太后旨出爲雲南
右丞陞辭帝命仍爲中丞世延劾鐵木迭兒罪惡十有三事帝
以皇太后故弗問世延乞補外授四川行省平章卽重慶路立

屯田得江津巴縣閒田七百八十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餘石英宗卽位鐵木迭兒復相銳意報復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誣告以它事逮置對至夔路遇赦猶督追來京下之獄逼令自殺世延不爲動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訴涉虛亡去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出獄鐵木迭兒在上都索省牘視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爲也事聞帝曰此朕意耳世延出居金陵泰定四年復召爲中書右丞詔以世延爲權姦誣構狀明示天下文宗入繼大統世延定策之功居多天曆改元遷御史中丞用中丞崔彧故事加平章政事居前職以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尋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學士承旨奎章閣大學士奉命修經世大典奏乞解機務俾得專意纂修帝曰老成如卿者無幾仍視事中書無預銓選可也旣而加封魯國公御史葛明誠

言其衰老固位苟容世延卽移疾歸金陵之茅山屢徵不起後至元二年還成都卒年七十七諡文忠世延歷事七朝敷歷省臺五十年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性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世子伯忽襲州路總管天曆初囊加台據蜀叛死于難追諡忠愍

賀勝字貞卿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其先河東隰州人後徙爲京兆鄠人祖資有材畧關中兵後積尸滿野賣買地爲大塚瘞之嘗治室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氏曰語曰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太弟受詔征雲南駐軍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世祖曰天以賜汝焉用獻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費且言其子仁傑可用卽令入宿衛一日帝召仁傑至出白金謂之曰

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歸養母辭不許乃歸白母
盡散之宗族會上都雷守闕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妻劉氏
早歿帝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
賓生子勝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大臣有密奏世祖輒屏左
右獨留勝許聽之出則參乘輿入則侍幃幄非休沐不得至家
宗王乃顏反帝親征勝直武帳中常傳密旨飭諸將指授方畧
還侍帝側飛矢交帳前獨立不動乃顏旣敗帝還都勝參乘伶
人蒙采毳作獅子舞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富象前
令後至者斷鞬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尙醫尙
食視護虞集墓誌云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遠聞者上亟欲賜報
復命無後則或朝至而夕出不少憚故六部交已拜集賢學士
廣西域之屬無不至計所歷無慮數十萬里

當盧世榮桑哥秉政勢熏灼勝父仁傑雷守上都不肯爲之下

桑哥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不聽及桑哥敗罷尙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遂相完澤而以勝參知政事成宗大德九年仁傑請老乃以勝代上都畱守兼開平府尹旣至通商賈謹出納諸權貴子弟恭橫驕恣者悉繩以法武宗至大三年進中書左丞相行上都畱守如故歲大饑輒發倉廩賑民仍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民德之爲立祠西門外帝聞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臥理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闕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毆負錢者至死治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屬勝出之勝不從一日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名畱守將罪之勝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

罪御史中丞楊朶兒只平章蕭拜住廉知其所受賊使御史徐
元素按得實入奏有詔逮問鐵木迭兒懼走匿典聖宮帝以太
后故僅奪其印綬而罷英宗將立鐵木迭兒復出據相位卽繫
楊朶兒只蕭拜住同日戮于市且誣勝乘賜車迎詔大不敬并
殺之泰定初詔雪其冤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子太平自有傳

蕭拜住契丹石抹氏曾祖醜奴仕金爲古北口屯戍千戶蒙古
兵南下醜奴力戰不克遂降授檀順昌平萬戶祖青山世祖時
襲父職從伐宋有功積官湖北按察使父哈刺帖木兒事皇太
子真金於東宮典宿衛仕爲檀州知州拜住嘗從成宗北征由
檀州知州累遷中山知府以憂去仁宗過中山有譖於近侍者
曰知府去官實憚迎候耳帝聞而領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
之曰府中官孰賢曰止聞蕭知府名餘不知也過神祠有老人

數百焚香羅拜帝問何所禱僉曰知府奔喪去欲速其來是以
禱帝意遂釋尋起爲左司郎中歷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延祐
三年進平章政事分領糧儲銓選省中無所容其私英宗方居
憂右丞相鐵木迭兒怒其平日在中書多所牽制又與楊朵兒
只摘發其姦賕專制事乃逮至徽政院宣皇太后旨與朵兒只
俱載至國門外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道路相視以目英宗登極
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旣死會久旱求直言集
賢大學士張瑄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
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由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事猶可
昭雪毋使朝廷終失刑也及瑄拜平章卽告丞相拜住曰賞罰
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賀之事何可不急白乎泰
定初詔雪其冤追封薊國公諡忠愍當蕭拜住之死也有吳仲

者潛守其尸三日不去竟得收葬焉 同時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左司都事拜參議中書省事鐵木迭兒銜其不附已羅織以他事帝知其枉不聽改戶部尙書未幾復參議省事鐵木迭兒再入相以舊憾復誣以罪奏殺之帝不從止奪若愚官除名歸里泰定元年雪其冤仍拜刑部尙書卒封南陽郡公諡貞肅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

世系見張彖傳

少能挽強命中嘗從父出林

中遇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射洞其喉一軍皆驚世祖至元中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嘗遺書一編目曰相業語珪曰熟此後必賴其用年十六攝管軍萬戶鎮建康奏曰臣年幼軍事重有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曰求老成自副常見不知出此

厚賜遣之太平宣徽羣盜起行省檄珪往討士卒數爲賊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處集墓誌云盜起蕪湖宣徽報至珪投衣而起率步卒先得以此爲解行省因以討賊屬之戰屢勝賊自相蹂踐不盡乃遣人撫安餘民有能賊將繫珪夜伏兵山上令日賊至而起明日賊走山伏起相蹙墮崖死宣州平賊之寇徽者皆南雷西坑二寨爲險固珪先令壯士緣鳥道登其巢背度已至乃奮兵擊賊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駭愕遁去因縱言兵追擊擒其渠送行省誅之徽州亦平郡人德珪立祠以祀言者謂天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海運萬戶張瑄亦以爲言帝召問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議遂寢成宗卽位遣珪巡行川陝墓誌云罷冗官之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已遷浙西之貧而鬻妻子者還鞏昌之復僉爲軍者廉訪使劾郡長吏以下三十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賕巨萬計郡志云行省不自安路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拜南臺御史沮壞鹽法帝遣官雜治得省臣欺妄狀皆伏罪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主德廣言路

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
百言兼劾大官之不法及近侍之熒惑者不報卽謝病歸武宗
初召爲太子詹事辭不就尙書省立中外洵懼中丞久闕官時
仁宗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非張珪不可召入內臺仁宗將
立皇太后用陰陽家言令卽位隆福宮法駕已陳珪獨言當御
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何益珪曰未始一奏
詎知無益趨入奏帝悟從其言既卽位親解御衣賜之明日復
召謂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好乃以悅拭面額納珪懷曰朕
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蘇誌云上命道士劉志清爲醮事近
侍欲分其金幣不得請之上當死者
六人璽力辨其無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邪珪曰御史臺陛下
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自敗其綱上怒未解額
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諫上免道士
死謂近臣曰張中丞乃張忠臣也
拜樞密副使徽政院使失

烈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知樞密院衆

承命珪固不肯署事遂不行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
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府專宰職帝欲以教坊司曹咬住爲禮部
尙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皇太后欲右丞
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
經邦非其人不可任別薛無功安得爲外執政墓誌云上深許
珪言而東朝之
怒滋起車駕度居庸失烈門傳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創甚輿歸
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掌符璽日侍宿衛至是以父病乞
還帝驚曰來時卿父無恙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憚遣使
賜珪酒進位大司徒謝病家居者數歲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
賜上尊御衣英宗初立召見於易水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
以政珪辭歸丞相拜住問曰宰相之職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
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以私

怨殺蕭拜住楊朵兒只賀勝等會地震風烈珪獨抗言其冤聞者失色未幾仍拜平章政事英宗遇弒逆臣鐵失等夜入都門

坐中書矯制奪符印珪密疏賊黨罪不可追

墓誌云鐵失等自上都來夜叩國門

運入中書執符印衆莫知其端久之問上暴崩時魏王欲殺禿以親王監省珪密撼王王意動因曰我世爲國忠臣不敢愛死事至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非王莫敢致王恐事洩珪曰事成王之功事敗我家甘薶粉不敢以言累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晉王卽位于龍居河罪人以次就戮及大駕至珪迎謁帝顧問曰此張平章邪密書之來良合朕意珪拜曰陛下入承宗社大義昭明區區之忠何及於事上自探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閣徹伯曰此當書之史蓋珪密書也既

皆伏誅惟鐵木迭兒子鎖南議遠流珪曰於法強盜不分首從

發塚傷尸者亦死鎖南親斫丞相拜住臂尙欲活之邪盜竊仁

廟金主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太

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泰

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極論時政得

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畧曰自鐵木迭兒專政以來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羣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先帝悟其姦惡什碑奪爵終以遺患構成弑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屍猶不足以塞責今復給還所籍家資諸子畱京師者資緣再入宿衛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其財產遠竄其子孫以懲大奸鐵失之黨結謀弑逆君臣遇害天下莫不痛心疾首比奉旨以鐵失旣已伏辜諸王按梯不花月魯鐵木兒等亦皆流竄其脅從者姑置弗問臣等議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刼殺庶民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况弑逆之黨天地不容宜盡誅之以謝天下遼王脫脫位寇宗室久鎮遼東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覲幸赦恩報復讎忿擅殺親王妃

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今不之罪仍厚
賜放還恐國家紀綱由此不振况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
削其爵土安置他所以彰天威中賣寶物自成宗初始有此弊
分珠寸石售直數萬且所酬之鈔率皆生民膏血何其用之不
吝如是陛下卽之初下令禁止天下欣幸比聞中書仍復奏
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原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
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歲入止十一
萬錠是已足當四年徵入之數臣等議番船之貨原以資國用
紓民力寶價應俟內帑饒裕再給太廟祖宗之所妥靈比者仁
宗帝后神主盜利其金竊去至今未獲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
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尙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
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並免其官屬廣

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初分蠶戶七百餘家
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六兩入水爲蟲魚傷死者衆
遂罷珠戶爲民後廣州同知塔察兒等獻利剏設提舉司監採
廉訪使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旣而內正少卿魏暗都刺冒啓
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歸民世祖設
官有定制自至元三十年後改升剏設冗濫日增雖嘗奉旨減
汰近侍各私其署貪緣保祿姑息中止英宗始銳然減罷崇祥
壽福院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
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餘臣等議宜敕中外軍民署置官吏
有非世祖初制者詔格至日悉減併除罷近侍不得巧詞復奏
不該常調之人亦不得濫入常選自古聖君惟誠可以動天地
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也至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

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卽指爲例僧徒又復營幹近侍巧計擅奏指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况佛以清淨爲本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縱其所欲取以自利彼旣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可知臣等議宜罷功德司其累朝忌日醮祠佛事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去若有特奉傳奉必從中書復奏乃行古今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國用匱而重歛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厲民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臣等議宜如世祖時支請

之數分給餘悉簡汰牧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卽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蠹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損馬馳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煖棚團槽檻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臣等議宜仍如團槽之制令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不得擾民開邊兆燬非國之福往者參卜耶盜始則刼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議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敕官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自格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元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

制諸院寺監皆得奏除僚屬歲久多冒濫富民或有賂進者儼以名爵當愼惜奏請悉追奪著爲令明年謝病歸徙居淮南泰定四年徵爲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儼輿疾入見帝賜食慰勞親爲差吉日使視事命朝會無下拜旋進平章政事復以老辭不從天曆改元延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儼抗言若輩皆循歲例扈行豈從逆比殺之非罪衆賴以免居月餘傷足告歸仍家易水十餘年痺不能行猶玩書不輟臨終戒子弟當守恒業無仕進正冠幘端坐而逝加封魯國公諡文忠 叔祖鉉登金進士元初爲中都提學著春秋倚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書行世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祖遯勤以質子軍從太祖西征自西域徙戍秦隴又徙中山家焉結嘗從太史董朴受經深於性命

道德之學年二十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事八策曰開經筵以
輔君德施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才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
教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專職守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
以厚民生言頗剴切時宰不能用仁宗在潛邸或薦結充宿衛
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爲鑒戒者日陳於前武宗卽位立
仁宗爲皇太子置東宮官屬以結爲典牧太監近侍以俳優進
結言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
優納之及卽位遷集賢直學士未幾出爲順德路總管教民務
農興學孝親弟長戢奸禁暴悉刊成書俾朝夕閱習屬邑巨鹿
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祀二公於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勗多
士繼調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
壞民禾麥結疏爲斗門洩之民獲其利英宗至治二年召拜參

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爲丞相結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
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服用不可奢侈奢
侈則害及身家丞相是其言泰定元年遷集賢侍讀學士會有
月食地震風烈之異結首言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
濫故陰陽錯謬咎徵沍臻宜修政以弭天變詔知經筵結每援
引古訓以證時事之失冀帝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進講結
以故事辭文宗天曆初進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殿陳情乞
終養帝曰忠孝能兩全乎時方遣大臣奉寶迎明宗於北邊近
侍有求除拜賞賚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
子寶及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制宜加大結曰此寶當傳儲嗣
不敢驗舊制也近侍怒其異已譖詆曰甚罷爲集賢侍讀學士
以內艱不起

張珪辭職表云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
事不談自信端方不嫌作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

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閒初於順帝元統初拜中書左丞中宮
義理無歡擬合召還必能贊助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賣所致當坐
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結極言其不可先時有罪
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
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仍聽還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
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耻不
可不養聞者謂其得體卒封太原郡公諡文忠結立言制行皆
法古人晚尤邃於易著易說一卷臨川吳澄讀而善之有詩文
十五卷行世

燕鐵木兒欽察氏牀兀兒第三子

世系見土土哈傳

武宗鎮朔方備宿

衛十餘年特愛幸之及卽位命同知宣徽院事仁宗時襲左衛
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初進僉樞密院事帝崩上都丞相倒剌沙

專政已立帝子阿速吉八爲君改元天順宗室諸王脫脫王禪
附之遣使詣大都命平章烏伯都刺收百司印中外洵懼有任
速哥者素忠直官右衛千戶英宗遇弑遂遁去居常憤惋欲報
先帝讐至是密與平章速速謀曰武宗二子尙在周王雖遠居
朔方懷王近在金陵人望所屬若能同心推戴大讐可雪也速
速深然之時燕鐵木兒實總環衛事畱守大都握兵柄二人入
具道所以燕鐵木兒初駭愕速哥進曰天下事惟順逆兩塗以
順討逆何患不克况公爲國世臣誼同休戚今國難不恤它日
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矣燕鐵木兒心動乃與其腹心士孛倫
赤等謀以八月四日甲午昧爽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誓
衆曰武宗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紊邦紀有不順者斬
捕異議者下之獄與安西王阿剌忒納失里入守內庭自東華

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以防泄漏卽命前河南參政明里董阿前宣政使答剌麻失里乘驛迎懷王於中興且密令河南平章伯顏簡兵備扈從於是封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湖廣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爲平章前湖廣右丞速速爲中書左丞前陝西參政王不憐吉台爲樞密副使蕭忙古剌仍爲通政院使與右丞趙世延等分典機務募死士購戰馬運京倉粟以餉軍旣受命未知所謝皆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衆竦愕始知其意所在每宿衛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識其處密召其弟撒敦長子唐其勢于上都皆棄妻子奔至丁酉遣撒里不花鎖南班往中興趨大駕早發又恐人心疑懼令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揚言懷王旦夕且至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周王已整兵南來中外乃安辛

亥撒里不花至自中興言乘輿已啓塗詔拜燕鐵木兒知樞密院事丙辰率百官郊迎丁巳懷王至京師入居大內己未上都王禪兵分道犯京畿進次榆林九月庚申命燕鐵木兒督師居庸關遣撒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上都兵大敗戊辰遼東平章禿滿迭兒附上都以兵犯遷民鎮復遣撒敦拒戰于薊州東流沙河敗之燕鐵木兒謂擾攘之際不正大名不足以繫天下望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懷王固讓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悟乃攝位改元天曆是爲文宗癸酉封燕鐵木兒爲太平王加平章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如故卽日將兵出薊州次三河而王禪軍已破居庸關進屯三塚丙子燕鐵木兒蓐食倍道還抵榆河關帝出都城將親督戰燕鐵木兒單騎請見曰乘輿出則民心

必驚軍旅之事臣願以身任之帝乃還宮己卯與王禪前軍遇于榆河北奮擊敗之追至紅橋辛巳復戰于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受摩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精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驚潰王禪竄入山谷癸未復集散卒成列出燕鐵木兒駐師白浮西堅壁不動至夜命撒敦潛軍繞其後自選驍騎壓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盪之敵亂自相撾擊三鼓後西遁追至昌平北遲明帝遣使賜上尊諭曰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但凭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爲諸將先敗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兵再戰再北王禪單騎亡去乃分軍三萬守居庸而自還至昌平南俄報上都兵入古北口掠石槽燕鐵木兒遣撒敦爲前鋒自以大軍倍道趨石槽敵方炊掩

其不備蹠之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等獻
闕下逐其餘兵出古北口丁亥禿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
軍陷通州將襲京師燕鐵木兒急引軍還十月己丑朔日將昏
抵通州乘其初至擊之與敵兵夾路河而陣敵夜走及旦率師
渡河追之禿滿迭兒合陽翟王太平國王朶羅台平章塔海軍
來鬪戰于檀子山唐其勢陷陣殺太平死者蔽野餘兵宵潰乙
未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兵入紫荆關燕鐵木兒將兵循北山而
西令脫啣繫囊莖豆以飼馬士行且食兼程至盧溝河忽剌台
聞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清肅門陛見帝大悅賜太平王金印
會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口燕鐵木兒卽以師赴之戰于檀州
敵敗走還遼東及倒剌沙出降上都平加燕鐵木兒答剌罕號
定策碑云答剌罕猶言世貸之十二月分欽察軍置龍翊衛命
也與哈剌哈孫傳譯言不同

兼領衛事明年燕鐵木兒乞解相印還宿衛帝曰卿已爲省院
惟未入臺耳改遷御史大夫太平王如故未幾復拜中書右丞
相帝以天下既定遣使迓周王於漠北三月辛酉命燕鐵木兒
護璽寶北上周王卽位是爲明宗八月庚寅明宗暴崩

事詳燕本紀

鐵木兒傳皇后命仍奉璽寶授文宗疾驅還上都與諸王大臣
勸進已亥文宗復卽位上都以燕鐵木兒有大功追封其三世
王爵又明年二月帝欲昭其勳命禮部尙書馬祖常製文立石
于北郊至順改元下詔命獨爲丞相以示尊異大政悉聽裁決
有隔越聞奏者以違制論知樞密院事濶徹伯脫脫木兒等惡
其權勢太重欲圖之事覺卽率欽察軍掩捕誅之二年建第於
興聖宮之西南命畱守司董其役尋立生祠於紅橋南樹碑紀
績詔養其次子塔剌海爲子賜龍慶州之流盂園池水磴田土

及平江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沙塗沙田等地四年文宗大漸遺
詔傳位兄子已而明宗次子懿璘質班立是爲寧宗方七歲越
四十三日而亡文后臨朝燕鐵木兒與羣臣議立文宗子燕帖
古思后不從

語詳順帝紀

乃迎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于靜江至良

鄉燕鐵木兒與之並馬行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
之故卒無一語酬答燕鐵木兒疑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實
與逆謀恐卽位後追舉前事故宿留數月而心志日以瞋亂初
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
三馬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尙宗室女四十人或交禮三日
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
鴛鴦會見座隅一婦麗甚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爲誰對曰
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益甚體羸溺血而死旣死妥懽帖睦爾

始卽位是爲順帝以撒敦爲左丞相唐其勢爲御史大夫元統二年命唐其勢爲總管高麗女真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授撒敦錄軍國重事榮王太傅賜廬州路爲食邑贈燕鐵木兒太師追封德王諡忠武後至元改元立其女伯牙吾氏爲皇后是時撒敦已死唐其勢代爲左丞相而伯顏居右丞相特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其從父答里潛蓄異心交通諸王晃火帖木兒謀廢立郅王徹徹禿發其謀六月晦日唐其勢與弟塔剌海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等擒之唐其勢扳折殿檻不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伯顏曳出斬之籍其家后亦被害未幾答里亦伏誅當文宗旣卽位論功擢任速哥爲禮部尙書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坡之變不能死今日此舉諸將相力也在臣未足贖罪何敢言功強之

乃拜命賞資一無所受累遷至壽福府總管

伯顏蔑兒吉解氏年十五侍武宗於藩邸從北征海都累功爲諸將先賜號拔都魯及卽位累遷御史中丞至尙書平章政事泰定三年改河南行省平章會帝崩僉樞密事燕鐵木兒遣明里董阿迎立武宗子懷王于金陵道出河南使以密謀告伯顏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覲萬一爲已富貴計大義所臨曷敢顧望卽集僚屬明告以故于是會計倉廩府庫穀粟金帛之數乘輿供御牢餼膳羞徒旅委積士馬芻糗供億之需及賞資犒勞靡不備至不足則檄州縣募民折輸明年田租又不足則邀東南常賦之經河南者輒止之以給費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櫓浚濠池修戰守具嚴徵邏斥堠先遣使馳告懷王又使人還報燕鐵木兒曰公但

盡力京師河南事我當自効乃別募勇士五千人南迎而躬勸
兵以俟參政脫剌台曰今蒙古軍與宿衛士皆在上都而令探
馬赤軍守諸隘吾恐事不可成欲謀殺伯顏爲變事覺伯顏手
刃之奪其所部軍馬懷王發金陵遣使即拜伯顏河南行省左
丞相比至伯顏屬櫜鞬擐甲胄與百官父老導入咸伏地呼萬
歲即上前叩頭勸進明日扈從北行文宗即位命伯顏仍領宿
衛寧加太尉錄軍國重事天曆二年正月拜太保特授忠翊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未幾明宗即位文宗退居東宮改太子詹事
太保開府如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明宗崩文宗復位加儲政
院使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帝以伯顏功大不有異數不足以
報稱特命尙世祖濶出太子女孫曰卜顏的斤賜黃金雙龍符
鐫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爲明券進

封浚寧王順帝初立嘉伯顏翊戴功拜中書右丞相進太師封秦王會唐其勢塔刺海兄弟私蓄異謀突入宮禁伯顏奉詔誅之餘黨北奔又親率師往上都擊破其衆初皇后伯牙吾氏匿唐其勢塔刺海於后宮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怒曰豈有臣下謀不軌而皇后黨之者遂鳩殺后帝嘉伯顏定變功賜各刺罕號俾世襲罔替伯顏贊帝率遵舊章奏寢妨農之務停海內土木營造四年息彰德萊蕪冶鐵一年蠲京圻漕戶雜徭減河間兩淮福建鹽額賑沙漠貧戶及南北饑民至千萬計其知經筵日常進講必與講官敷陳格言以盡啓沃之道太皇太后賜第時雍坊有旨雄麗視諸王邸伯顏力辭制度務從損約又出賜田歲收所積鈔萬錠濟關北諸驛之困乏者後至元四年求解政柄三宮交勉畱五年詔爲大丞相加號元德上輔賜

七寶玉書龍鳳牌

輟耕錄云伯顏所署官銜計二百四十六字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太尉錄

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徽政院使侍正府侍正昭功宣毅萬戶

忠節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太保

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使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宣忠幹羅

思恩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羣

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官相

都總管府領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儲政院中政院

使宣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仁蒙古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司事領隆祥院事典瑞院言凡省官提調軍馬

者必佩虎符今太師難與他人同宜錫龍鳳牌以示寵異遂置

龍鳳牌一面其三珠各函徑寸真珠一枚而飾以紅刺鴉忽寶

石牌身脫釵元德上輔功臣號字初伯顏欲以兄子脫脫入宿

衛伺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汪家奴翰林承旨沙剌

班同侍禁近伯顏自領諸衛精兵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

內府錢物聽其出納擅爵人赦死罪殺無辜勢燄灼天下脫脫

深憂之欲大義滅親陰自結於帝伯顏不知也益逞凶虐構陷

鄴王徽徽禿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辭色俱厲不待命卽遣之帝積不能平六年二月伯顏自領兵衛請帝出畋帝托疾不往伯顏固請挾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帝謀逐之夜二鼓遣騎取太子入城卽下詔數伯顏罪惡斥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所部軍馬卽時散去伯顏遣使至城下問故且奏乞陞辭不許遂行道經真定父老奉觴酒伯顏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邪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慙色未幾詔徙南恩州歸春縣安置未至死於江西省驛舍

開口太平擁立功由一激挾震主威荒淫紕僻沒寧驕恣幾構大逆速哥偶儻定策片言功成不居似魯仲連

脫脫字大用父馬札兒台侍仁宗潛邸出入恭謹仁宗悅之

及卽位令領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四年拜西臺侍御史文
宗人承大統召馬札兒台不至及頒詔至陝西時陝西省臺官
方附上都兵焚毀詔書殺其使馬札兒台由是得罪以其兄伯
顏有功特免命爲上都留守長子曰脫脫次子曰也先鐵木兒
脫脫生而岐嶷及就學請於其師浦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
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可以服之終身稍長膂力
過人能挽弓一石文宗時授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順帝初
遷同知樞密院事唐其勢謀不軌事覺伏誅其黨答里等稱兵
外應脫脫選精銳與戰盡禽之再遷御史大夫扈從上都還至
鷄鳴山之渾河帝將畋於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
居九重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
其言是時其伯父伯顏爲右丞相旣誅唐其勢益驕恣無忌欲

諸衛精兵爲私甲脫脫雖幼養伯顏家常憂其敗私請於父曰
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
父以爲然復質於師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
忠於國爾餘復何顧時帝左右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
魯爲帝腹心脫脫與二人深相結而錢唐楊瑀常事帝潛邸爲
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
瑀參焉五年秋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
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時別兒怯不花亦爲御史大夫掌臺
印恐脫脫議已辭疾不肯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御史以
告脫脫謂此祖宗法度不可廢當先爲上言之乃入告及章上
帝如脫脫言伯顏知之怒言於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佑
漢人帝曰此出朕意非彼所知也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

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與脫脫語相對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汝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乃延二人於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欲俟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蚬悉置兵伯顏見之驚問故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密伯顏疑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挾太子燕帖古思出畋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之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下夜奉帝御玉德殿命省院大臣集五門聽命名瑀及江西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只兒瓦歹馳赴柳林宣詔黜伯顏爲河南左丞相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宣言有旨逐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遂

南行時馬札兒台方鎮北邊詔入爲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
馬札兒台移疾辭以太師就第至正改元命脫脫爲右丞相封
馬札兒台爲忠王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及太廟
四時祭雪郊王寃名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
親王之位弛馬禁減鹽額蠲逋賦開經筵遴選儒臣勸講中外
翕然稱賢相詔修宋遼金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官又請修至
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
下無事宜畱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抑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
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卽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皇
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脫脫家每有疾飲藥必親嘗以進至
六歲還宮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四年命領宣政院
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比爲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

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時有疾體漸羸辭位章十
七上始許之有旨封鄭王食邑安豐賞賚鉅萬俱不受乃賜松
江田爲立稻田提領所領之七年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以宿
憾譖馬札兒台於帝前詔徙西寧州安置脫脫力請與父偕行
會有告變者復移西域撒思加之地至河名還甘州馬札兒台
尋卒左丞相太平請於帝召脫脫還京師拜太傅綜理東宮事
九年丞相朶兒只太平皆罷復命脫脫爲右丞相時開端本堂
皇太子受學命兼領端本堂事帝以吳直方有協贊功由長史
超授集賢大學士御史王士黠劾其躡晉官階仍奪宣命先是
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歲久不能制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以
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
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

其疾而人人異論何故乃奏以魯爲工部尙書總治河防使鳩工凡五閱月堤成河復故道天子嘉其功仍賜淮安路爲食邑已而汝潁妖寇劉福通聚衆反以紅巾爲號蔓延襄樊唐鄧間十一年脫脫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將諸衛兵十萬討之克上蔡軍聲頗振旣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輜重奔汴梁收散卒還屯朱仙鎮朝廷以其素不習兵詔別將往代及歸昏夜入城仍爲御史大夫西臺御史劉希曾郭庸范文等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脫脫怒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朶爾直班爲湖廣平章除御史十二人爲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十二年紅巾賊李二據徐州脫脫請自將討之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爲動麾軍擊敗之徐州城堅卒難拔以巨石爲礮晝夜攻之入其郭明日大

兵四集賊不能支城破賊首遁去遂屠其城帝遣使卽軍中加脫脫爲太師趨還朝而立徐州平寇碑以著其績十三年脫脫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于京畿以二丞兼大司農卿而自領大司農事凡繫官地及原管屯田募江南善種水田及修築閘堰之人立法佃種歲用大稔時海運雖不通而京師足食明年泰州賊張士誠據高郵屢招不降詔脫脫親出師討之總制諸王諸省軍馬黜陟惟命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旌旗累千里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連戰皆捷分兵平六合賊勢大蹙忽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平章太不花知樞密院雪雪代將其兵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路初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言於帝召還近地深有德焉至復相

引爲中書右丞是時脫脫方信用汝中栢龔伯遂復引爲參議
日譖哈麻出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嘗議授皇太子冊寶禮
脫脫言倘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及將出師以汝
中栢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用事汝中栢度哈
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復夤入中
書爲平章遂與汪家奴謀譖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
先帖木兒移疾家居御史袁賽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
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爲
已隨其弟也先帖木兒庸才鄙器玷污清臺綱紀之政不修貪
淫之心益著章三上帝令也先帖木兒出都聽旨以汪家奴代
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詔至參議龔伯遂曰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

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與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事蚤夜戰兢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深矣卽出名甲良馬分賜諸將佐俾各率所部聽新帥節制客省副使哈刺客曰丞相既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俄有旨移置脫脫于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改竄脫脫于雲南鎮西路也先帖木兒于曰川礪門脫脫長子哈刺章安置肅州次子三寶奴安置蘭州家產簿錄入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以居辭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九月再移置阿輕乞之地惠以前不受其女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哈麻矯詔遣使鴆之死年僅四十二計聞中書遣尙舍卿至其地易棺衣以

殄二十三年御史張冲等雪其冤詔復官爵名其子弟還朝而也先帖木兒已先死乃授哈剌章中書平章三寶奴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臺臣復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國家兵威不振從此始設使脫脫尙存天下安得有今日之亂朝廷是其言未及報而國亡

問曰序定四時成功必退不察其機廼殄厥世太平浚寧其鑒可畏脫脫雖忠未能忘勢所以古人遠邪去蔽

太平姓賀氏本名惟一字允中賀勝子也初勝以非罪死惟一年尙幼泰定帝雪其父冤撫卹之始襲父職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順帝元統初累遷御史中丞中書參議佛家閭者儉壬也御史劾其罪時宰庇之寢不問惟一遂辭疾去至正二年詔起中書參知政事辭進右丞又辭會御史祁君璧復劾佛家閭黜

之乃起就職宗室諸王歲賜廩祿衣幣不均惟一請于帝均其厚薄守令多失職請選臺閣名臣充之遣使覈其治行治最者增秩賜金時粟貴而金銀賤惟一請出官帑委官收市所得不貴其後兵興卒獲其用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授特賜蒙古氏更名太平七年遷中書平章政事時國工朶兒只居政府復薦太平爲左丞相太平請勒僧道有妻子者爲民以減耗蠹給校官俸以防虛冒賜經筵官坐以崇聖學選清望官專與陳言以求治道立行都水監以治黃河舉隱士董立張樞李孝光等平生好訪人材不問南北必記錄於冊至是多進用之初脫脫旣罷相出居西寧州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力請令歸葬左右以爲難太平曰脫脫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歿而不克奔訃爲善者懼矣爲之固請得還脫脫旣還朝拜太傅

初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因讒間成隙反欲陷之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斥去九年罷太平爲翰林學士承旨既又令御史誣劾其過并論其子也先忽都不宜僭娶宗室女故吏田復勸太平自裁答曰吾無罪但當聽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歸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家居六年會紅巾盜起詔起太平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院事總制諸軍駐濟寧時師旅久出糧餉苦不繼命有司給牛具種麥自濟寧達海州歲大稔兵賴以濟未幾調遼陽行省羅粟以給京師處置有法十七年復召拜中書左丞相賊黨毛貴陷山東由河間入寇遂畧柳林逼畿甸京師大恐廷議或勸帝北巡或遷都關陝太平持不可徵同知樞密院劉哈剌不花於彰德引兵入衛擊敗賊衆京城以安又訪求死節之臣雖

布衣亦加贈諡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右丞相搠思監
家人彙列以造僞鈔事覺刑部欲連逮其主太平力解之曰安
有堂堂宰相而爲此者四海聞之其若國體何搠思監既被劾
解相位太平所得俸祿多分餽之名臣奏議云帝以天下多故
詔却天壽節朝賀太平進曰
何賀祝壽祖宗舊典乃臣子報本之訪今謙讓不受固二皇后
陛下盛德然當此軍旅征進君臣名分正宜舉行不允皇后
奇氏與皇太子謀柄政遣宦者朴不花諭意太平不答皇后又
召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復依違以出是時皇太子欲盡逐
帝近臣先令御史劾帝親暱臣未及奏而所令御史遷他官太
子疑也先忽都泄其事去太平意益決遂令御史賈住額哥失
里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二人爲其黨也太平知
勢不可留數以疾辭位二十年拜太保俾養疾于家會陽翟王
阿魯輝鐵木兒倡亂勢逼上都皇太子言於帝仍起爲上都畱

守實欲置之死地太平毅然往有同知太常院事脫懼者也先
忽都故將也聞太平至乃引兵繙陽翟王詣軍前太平不受令
生致闕下終不爲已功未幾拜太傅賜歸奉元帝欲以伯撒里
爲相辭曰老臣不足任機務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
於是密旨令母行太平至沙井聞命且止皇太子惡其旣去而
復留也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其故違上命詔拘所授宜命及賜
物時搆思監復爲右丞相更誣奏之安置吐番尋遣使至東勝
逼令自殺子也先忽都名均字公秉少好學累遷翰林侍讀
學士太平之爲相也務廣延才彥而均以丞相子又傾已下士
以故名稱藉然已而被劾罷從父還奉元及父再相授知樞密
院事至正十九年羣盜由開平東掠遼陽命率師往討太平以
其年少數請改命不允至則遣將復懿州省治盜踰遼河東奔

會朝廷讒搆日甚罷爲上都留守已而搠思監徇皇太子意搆大獄誣老的沙也先忽都及脫懽等不軌執脫懽鍛鍊成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之特命大赦而搠思監增入條內獨不赦前獄唯老的沙逃入大同軍中餘皆貶死也先忽都當貶撒思加之地道由朶思麻行宣政院使桓州閭素受知太平稍畱居焉執政奏其違命杖死

冊曰勝忤權姦乃以寃死太平繼之羈魂萬里忽都何辜僵尸腐齒呼天不聞臣寃三世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兩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授東平路教授歷除太醫院都事名爲宋史局官書成遷中書省檢校上言十八河倉近歲淪沒官糧百三十萬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貧民流亡宜先正經界然事關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

數萬言切中其獎俄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
聰不宜臺臣先有可否時論避之已由山北廉訪副使入爲工
部郎中順帝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曹漢濟究諸州
郡民居昏墊帝患之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特立行都水監于
鄆城以魯爲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爲
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
並舉挽河使東行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

竟

大學衍義補云黃河故道有四一在河間府寧津縣西一在

大名府開州治南一在東昌府館陶縣西一在衛輝府新鄉

縣尋調都漕運使復條奏漕政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

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

船戶困於壩夫海運壞於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

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宜忠船戶宜付本司節制亦不果行

順帝

紀云魯建言二十餘事從其八事 既而河水北侵安山淪入會通運河延袤濟

南河間將隰兩漕司鹽塲實妨國計當脫脫復相聞河決思拯

民艱以塞詔旨乃集廷臣議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疏南

河以殺其流遣工部尙書成遵行視終莫決

語詳遵傳

魯昌言必塞

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

後策與魯定議召入奏大稱旨十一年春命魯以工部尙書爲

總治河防使領河南北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三路民丁十

五萬廬州等戍十八翼軍二萬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

聽節度便宜興繕仍命以兵鎮之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

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

有奇

紀事本末云先是河南北童謠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得石人一眼而汝嶺之兵起

自四月鳩工七月鑿河成乃塞決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壩

堤浚河復故道南匯於淮又東入海帝遣使報祭河伯名魯還
朝以河平圖獻超授集賢大學士敕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
河平碑以紀其績且宣付史館玄旣爲碑文又自以爲司馬遷
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便後世任事者無
所則效乃從魯訪問方畧更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畧曰治河
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隴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
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
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
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
則高不壅卑不滯慮夫壅生潰滯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
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爲岸岸善崩
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

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剏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
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
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蘊掛之法有用土用石
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
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
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濠也魯嘗
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
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効草雖至柔
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
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語出治平畧尋拜

中書省左丞十三年從大軍平徐州脫脫旣旋師命魯追餘黨
分攻濠州魯督戰誓師曰吾奉命統八衛軍頓兵於濠七日矣

僑諸將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取城池然後食急策馬麾進忽頭

眩下馬須臾卒于軍有旨護柩還高平賜交鈔五百錠給葬事

圭齋集云賈魯治河之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

岡至南白茅閭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八步深二丈有二尺

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

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曰南白茅至

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壅廣八十八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

百有二里二百八十八步通折壅廣九十步相折壅六十六步深五尺黃

壘生地八里二百八十八步通折壅廣九十步相折壅六十六步深五尺黃

固至哈口里長五十一里八十八步相折壅六十六步深五尺黃

乃治四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步相折壅六十六步深五尺黃

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八里百五十步相折壅六十六步深五尺黃

四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深一丈四尺自

十六里壘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六步深五尺壘廣二十步深五尺

尺下十里壘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六步深五尺壘廣二十步深五尺

村接入故道壘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

步深一丈四尺其壘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并補築四里底廣四十

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步第一重

西岸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步第一重

椿實以土牛草葦雜梢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

言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壩岸浪者也

策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

續法簡錄

卷十五

卒補五

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
築者長三里二百有五十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
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有五十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
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四里
減水河南岸豁口四去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
黃陵全河水長十有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
隄有水者二長十有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
十有舊河岸長五十步內砌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
南至舊河岸長五十步內砌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
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西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微自靈
六之一接修入水西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微自靈
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
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
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銜鋪之相
間復以竹葦麻索大綯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
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勺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
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
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為接索轉致河濱選
捷丁操管心索順埽以立踏或掛之臺中鐵樞大槩之上以漸
繩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中散草厚覆築之以漸
土掩其上復用土牛雜草小埽管心索渠中散草厚薄先後隨宜修疊
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窺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

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
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
三丈闊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
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
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
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
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蘊掛隨以管心索
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箍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
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埽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堤
大椿分折水勢其堤長二百七十步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堤高
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堤高
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
十一步築岸上土堤西北起東西故堤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
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
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
龍尾埽如前兩堤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欄頭小石并埽上及前
游修埽堤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堤
廣與刺水二堤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管結成一大堤長二百
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
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
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剏築縷水橫堤
一東起北截河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又一堤東起中刺水大
堤西抵西刺水大堤通長二里四十三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
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剏岸上堤東北

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一岸北行河流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道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絙用上麻索竹絙絞縛綑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於上流碰之水中和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槓上每絙或碰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于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于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桅皆頭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木簾桅復以木梢柱使簾不偃什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撻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并沉遇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更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關長梢雜以草土各物隨宜填塚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以大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於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堤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三四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

龍口喧吼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栗衆議
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
徒十餘萬人日加焚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
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欄頭埽
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後欄頭
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壅前欄頭埽之前後先羈縻
以鋼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土石白關土牛草
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
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用農家塲園之具曰轆軸
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蘊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
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
夏秋漲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
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
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
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
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
隄長二十五里三百三十三里二百步曹州至錫山縣增培舊隄
不等長一百三十步歸德府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
十五里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二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
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
七千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八百萬
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一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

五千葦席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纜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鑊三百三十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楷扶椿鐵父鐵吊枝麻搭火鈞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費膏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用雜等工試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賃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磨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浮言以報君相知人之明故於平河碑而外作至正河防記俾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且欲後之任事者知所取法云

冊曰天災民怨揭竿大呼元自當亡非魯之辜水歸故道莫此具區以云召亂抑何其愚